

西夏語在漢藏語言比較研究中的地位

龔煌城

中央研究院

西夏語是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語言，它擁有十一、二世紀的文獻記錄，是漢藏語系四大古典語言之一，在原始漢藏語與原始藏緬語的構擬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西夏語中所保存的漢藏同源詞，有助於解決漢語上古音構擬中所發生的若干爭論，而它所保存的藏緬同源詞則提供給藏緬語比較研究非常寶貴的材料。

可惜在以往的漢藏語以及藏緬語的比較研究中，西夏語幾乎完全受到忽視。本文舉了一些具體的例證，討論西夏語中所保存的漢藏與藏緬同源詞，對漢語上古音的研究以及原始藏緬語的構擬提供了哪些重要的資訊。

關鍵詞：西夏語，原始藏緬語，原始漢藏語，比較研究

1. 前言

西夏語是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中國西北地區黨項羌族所使用的語言，在譜系上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西夏人創制了獨自的文字，發展了高度的文化。西夏人以西夏文著述，包括韻書、詞書、語彙集等、並翻譯了大量的佛經及許多重要的漢文典籍。這些著作成爲我們今天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的重要材料。

西夏語是漢藏語系四大古典語言之一，在漢藏比較語言學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這四大古典語言中，藏語由於保存著完整的韻尾以及豐富的複聲母而成爲構擬原始漢藏語聲母與韻尾系統最重要的依據。緬甸語也因爲保存入聲與鼻音韻尾而成爲可與漢、藏兩個語言互相印證的材料。另外，緬語也保存了許多帶 -r- 與 -l- 的複聲母，因而能提供構擬原始漢藏語，甚至漢語上古音複聲母的重要線索。至於西夏語則由於它保存原始漢藏語的三等介音，以及一些韻母的區別，而可以與漢語互相印證，成爲構擬原始藏緬語以及原始漢藏語韻母系統不可或缺的語言。很可惜的是，西夏語的研究似乎沒有引起一些重要的藏緬語學家的重視，以致西夏語的研究成果，在漢藏比較語言學中沒有扮演它應有的角色。揆其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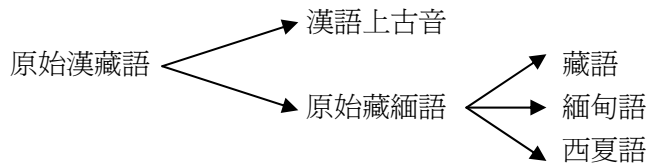
因，主要在於西夏語學者未把他們的研究成果以方便其他學者能利用的方式出版，才造成了現在的結果。

西夏語在漢藏比較語言學上的重要性，主要是由於它的元音。藏語與緬甸語的元音系統都非常簡單，相反的，西夏語則有非常複雜的元音系統。就元音系統來看，漢語上古音有四個元音（李 1971），書面藏語有五個元音，書面緬甸語只有三個元音（Benedict 1972:59）。這三個古典語言的元音系統都很簡單，而西夏語則平聲有 97 韻，上聲有 86 韻，綜合韻共 105 韻。這樣複雜的元音系統如何從簡單的原始漢藏語的元音系統演變而來，這個問題成為瞭解西夏語韻母歷史演變的重要關鍵。西夏語的音韻研究，經過西田龍雄（1964, 1966）以及索孚洛諾夫（Sofronov 1968）等人的研究而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我曾在這些基礎上利用西夏語內部的音韻轉換現象，建立了西夏語各韻之間的關係。¹

經過西夏語內部材料以及對音資料的研究，西夏語的元音系統可以設定為七個元音。通過漢藏語言的比較研究，西夏語韻母演變的情形已經大體呈現了輪廓。以下是漢、藏、緬甸、西夏四個語言的元音系統：

漢語上古音 ²		藏語		緬甸語 ³		西夏語		
i	u	i	u	i	u	i	ɨ	u
	ə	e	o			e	ə	o
	a	a		a		a		

這四個語言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從原始漢藏語演變發展的情形，可以圖示如下：



我在過去幾篇論文中（龔 1990, 1993, 1997, 2000, 2001），曾經根據藏語與緬

¹ 關於西夏語音韻轉換現象的研究，請參看龔（2002a）相關各篇論文。至於西夏語各韻母的構擬，請參看 Gong（2003）。該文的中文翻譯請參看龔（2005b:243-268）。至於有關西夏個別文字的構擬，請參看李範文（1997）。

² 本文所引用的漢語上古音係根據李方桂先生（1971）的構擬。

³ 本文所引用的書面緬甸語的對音係根據 Benedict（1976）。

甸語中所保存的原始漢藏語的語音，對以往的漢語上古音構擬提出了若干修正意見。在〈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龔 2005a:58-64)一文中，我也曾經根據西夏語的證據，證明了李先生的上古音元音系統構擬的正確性。本文將進一步較全面的針對西夏語對漢藏歷史比較語言學以及藏緬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重要性做進一步的闡述。

2. 西夏語對漢藏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貢獻

原始漢藏語的構擬係根據漢語上古音與藏緬語的比較進行。然而由於比較研究所使用的漢語上古音本身乃是一個構擬的語言，而對這一構擬的語言自來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意見，嚴重影響比較研究的進行。其中最重要的兩點是：上古漢語有沒有三等介音 *-j-，以及上古漢語「侯部」與「幽部」如何構擬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西夏語正好提供了解決的線索。西夏語的證據顯示三等介音 -j- 是原始漢藏語時代就存在的音，而「侯部」字的元音是圓脣的後元音，「幽部」字則是不圓脣的央元音。從漢藏比較語言學的觀點來說，漢語與西夏語保存著原始漢藏語的介音 -j-，也保存著「幽部」與「侯部」元音的區別，而藏語與緬甸語則丟失了介音 -j-，也把「幽部」與「侯部」合併，造成「幽、侯」不分的現象。過去研究漢語上古音的學者，重視漢語與藏、緬語的對應關係，這本來是相當合理的研究方向，卻因藏語與緬甸語恰巧在這兩點上沒有保存古老的特徵，結果是反而受到誤導，實非始料所及。

2.1 西夏語對原始漢藏語、原始藏緬語以及上古漢語的三等介音 *-j- 提供了重要的證據

研究漢語上古音的一些重要的學者，對漢語上古音是否有 *-j- 介音的問題採取懷疑的態度。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是：漢語三等介音的字對應的藏緬語一般都沒有介音，因此對漢語中古音 -j- 介音的來源提出各種假說。蒲立本 (Pulleyblank 1962) 曾提出中古漢語 -j- 介音起源於長元音的說法，但後來 (Pulleyblank 1973) 做了修正，認為 -j- 介音之有無，源自 A 型音節與 B 型音節的對比。雅洪托夫 (Yakhontov 1965) 認為中古漢語三等介音是上古詞頭 *d- 的遺跡，例如他認為「入」字的演變是「*d-nup，變成了 *d-njup，然後是 njup，「亡」字的情況也相

似 (d-mang > d-mj̄ang > mj̄ang)。⁴ 包擬古 (Bodman 1980) 認為 -j- 介音有原生性 -j- (Primary yod) 與次發性 -j- (Secondary yod) 之別。依照他的說法「在藏緬語和漢語的對應例中都存在的 j，叫作原生性 j」。(包擬古 1995:184)，例如：漢語“薪” *sjing > sjin；藏語 shing < *sjing。至於次發性 j 則是「從借詞或同源詞的證據，我們推測 -j- 是後來發展出來的」(包擬古 1995:189, Bodman 1980:161)，例如：漢語“耳” *nj̄əgx；藏語 ma；漢語“慈” *dzj̄əg；藏語 mdza；漢語“乳” *nj̄ugx；藏語 nu-ma。⁵ 在這兩個例子中，漢語有三等介音 *-j-，而藏語則沒有，故認為漢語的 -j- 是次發性的。

包擬古做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他所利用的材料沒有包括西夏語，而西夏語則恰巧是全面保存著原始漢藏語三等介音的語言。藏語只有在高元音前保存了 j 介音，包擬古認為這才是「原生性的 j」，而在其他元音前面藏、緬語丟了介音，而漢語則在這地方也保存著介音，包擬古解釋為這乃是漢語後來發展出來的。現在由於西夏語的出現，我們不得不修改他的說法。關於上面幾個字，漢、藏、緬甸、西夏語的同源詞如下：

漢語	藏語	緬甸語	西夏語
“薪” *sjin	shing < *sjing	sac < *sik	𗵑 *sji ¹ 樹、材、薪
“耳” *nj̄əgx	rna	nâ	𗵒 *nju ¹ 耳
“慈” *dzj̄əg	mdza	ca	𗵓 *dzju ¹ 愛
“乳” *nj̄ugx	nu-ma	nui' < *nuw'	𗵔 *nju ² 飲乳

從上面的西夏語同源詞，我們可以看到漢語有 -j- 介音的地方，西夏語也都有 -j- 介音，而藏語則除了在高元音 -i- 前面，都丟掉了 -j- 介音；在高元音前則或保存或促使聲母顎化後消失，而緬甸語則全部丟失了 -j- 介音。過去的藏緬語比較研究，因為沒有利用西夏語的材料，所以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在這些地方都沒有 -j- 介音。本文認為應該參考西夏語的資料做必要的修正。

上面所引用的西夏語是根據我個人的構擬。因為在研究漢藏語的學者之間，西夏語算是相當陌生的語言，同時又因為接受上古漢語 -j- 介音後起之說的人，先入為主的觀念，對西夏語所提供的證據採取質疑的態度。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關於西夏語的構擬，西夏語學者之間容或有不同的意見，但就哪些西夏韻必須構擬 -j-，哪些不構擬 -j-，意見還是相當一致的。就上引四個字而言，

⁴ 漢譯本請參看雅洪托夫 (1986)《漢語史論集》頁 205-206。

⁵ 在這裡我把包擬古的漢語上古音改寫成李 (1971) 的系統。

西田龍雄 (1966) 與索孚洛諾夫 (Sofronov 1968) 的構擬如下：

	龔煌城	索孚洛諾夫	西田龍雄
“薪”	蕤 *sji ¹	*si ¹	*sif ¹
“耳”	旒 *nju ¹	*n̄ju ¹	*nr̄ju ¹
“慈”	蕤 *dzju ¹	*ndzju ¹	*ndzju ¹
“乳”	蠟 *nju ²	*n̄ju ²	*ndiuf ²
比較：“死”	殄 *sji ²	*si ²	*sif ²

上面的對照表顯示，上面各字（西夏語三等韻字）學者都一致構擬了 *-j- 介音（至於 -j-, -i-, -i- 的不同，只是符號的差異而已），只有“薪”、“死”二字，索孚洛諾夫與西田龍雄都沒有構擬 -j- 介音，似乎構成例外。但是在這裡，情形與漢語一樣，漢語“死”字的中古音，高本漢構擬為 si，沒有構擬三等介音 -j-，但是“死”字是屬於「旨」韻三等字，在中古時期應該有三等介音 -j-。參看李先生 (1971:6-7) 的中古韻母表，我們可以看到漢語中古音的三等韻都有 -j- 介音，唯有「脂」韻與「之」韻是例外，為了系統的一貫性，我覺得應該給所有的三等韻字都構擬 -j- 介音。

藏語與緬甸語所不能區別的音韻差異保存在西夏語中，構成有系統的對比，還有如下的例子：⁶

(1)	WB	ཅཅ	chac < *tshik	‘a joint’ 節
	WT	ཅཅལ	tshigs	‘joint, knee, knot, division of time’ 節
	PTB		*tsik	‘joint’ (STC #64)
	Tangut	旒	*tsewr ¹ (*e < *i)	‘joint, division of time’ 節 (1.87, S1879)
	OC	節	*tsit > tsiet	‘knots or joints of bamboo’ (399, e)
(2)	WB	ཅཅ	sac < *sik	‘small animal of tiger genus’ 豹
	WT	ཅཅལ	gzig	‘leopard’ 豹
	PTB		*zik	‘leopard’ (STC #61)
	Tangut	蠟	zewr ²	‘leopard’ 豹；麋 (2.78, S2384)

⁶ 以下 WB (Written Burmese) 表示書面緬甸語，WT (Written Tibetan) 表示書面藏語，PTB (Proto-Tibeto-Burman) 表示原始藏緬語，Tangut 表示西夏語，OC (Old Chinese) 表示漢語上古音，Zaiwa 表示載瓦語，Kachin 表示克欽語，PST (Proto-Sino-Tibetan) 表示原始漢藏語，Garó 表示加羅語，PLB (Proto-Lolo-Burmese) 表示原始彝緬語。

(3)	WB	འདོ	sac < *sik	‘new, not old’ 新
	Zaiwa		a ²¹ -sik ⁵⁵	‘new’ 薪
	Tangut	𑖇	*sjiw ¹ < *sjik	‘new’ 新 (1.46, S1465)
		𑖈	*sji ² < *sjing	‘new’ 新 (2.10, S1764)
	OC	新	*sjin > sjěn	‘new, renew’ (382, k)
(4)	WB	འདོ	sac < *sik	‘wood, timber’ 樹木
	Zaiwa		sik ⁵⁵	‘tree’ 樹木
	WT	ཤིང་	shing < *sying	‘tree, wood’ 樹木，木材
	PTB		*siŋ	‘tree, wood’ (STC #233)
	Tangut	𑖇	*sji ¹	樹、材、薪 (1.11, S0881)
	OC	薪	*sjin > sjěn	‘firewood’ (382, n)
(5)	WT	ཤིག་	shig	‘louse’ 虱子
	PTB		*s-rik	‘louse’ (STC #439)
	Tangut	𑖇	*šjiw ² < *šjik	‘louse’ 虱 (2.40, S2276)
	OC	虱	*srjit	‘louse’

爲了便於比較，茲將上面的對應例字製成對照表如下：

緬甸語	藏語	原始藏緬語 Benedict	西夏語	上古漢語
1. -ac < *-ik	-ig (= -ik)	-ik	*-ewr	*-it
2. -ac < *-ik	-ig (= -ik)	-ik	*-ewr	-----
3. -ac < *-ik	-----	-----	*-jiw, *-ji	*-jin
4. -ac < *-ik	-iŋ	-iŋ	*-ji	*-jin
5. -----	-ig (= -ik)	-ik	*-jiw	*-jit

上面的表顯示，緬甸語與藏語所未反映的原始漢藏語的語音差異，反映在西夏語與漢語中，這個表也同時顯示 Benedict 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因為是根據失去介音的藏緬語所構擬，而沒有利用西夏語的資料，所以同樣未能反映原始藏緬語的語音區別。

2.2 西夏語對上古漢語「幽部」字與「侯部」字元音的構擬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上古漢語「幽部」字，王力(1985:54-56)構擬為 **-u*, **-uk* (例如：「六」構擬為 **l̥juk*)，「侯部」字構擬為 **-o*, **-ok*；Baxter(1992:507-525, 500-505)則把「幽部」字分為兩類，分別構擬了 **-u*, **-uk* 及 **-iw*, **-iwk* (例如：「六」構擬為 **C-rjuk*)，「侯部」字構擬為 **-o*, **-ok*；潘悟雲(2000:262)更把「幽部」字分成三類，構擬了 **-u/-uw*, **-uk/-uwk*, **-urw*, **-urwk* 以及 **-iw*, **-iwk* (例如：「六」構擬為 **g-rük*) (p.146)，「侯部」則構擬為 **-o*, **-ok*。

這些構擬所引起的問題是：漢語上古音是否有兩個圓脣後元音 **-u* 與 **-o/o*？而連帶引起的問題是：如果竟然有兩個後元音，因為元音系統通常呈現對稱，那麼是否也有兩個前元音 **-i* 與 **-e*，與之相對？這個問題牽涉到整個元音系統，影響很大。李方桂先生(1971:30-32, 52-53)把幽部字構擬為 **-əgw*, **-əkʷ* (例如：「六」構擬為 **ljəkʷ < *gljəkʷ?*)，把侯部字構擬為 **-ug*, **-uk*。在李先生的系統裡，前後元音各只有一個，即 **-i* 與 **-u*，前後對稱。

兩派對立的說法，其爭論的焦點在於：究竟幽部字是否如多數學者所主張，是圓脣後元音 **-u*，還是如李先生所主張，是央元音。單獨看藏語與緬甸語的漢藏同源詞，難於判定。因為漢語的幽部與侯部的區別，在藏語與緬甸語中都消失了，都對應 *-u*。Benedict(1972)把兩者的原始藏緬語都構擬為 **-u*，但是西夏語保存著「幽部」與「侯部」(在三等韻)的區別，如果把西夏語的同源詞引進來，我們立刻發現「侯部」字與「幽部」字在三等韻是有分別的，「侯部」字是圓脣後元音 **-ju*，而「幽部」字則為央元音 **-ji*。這個現象與李先生的上古音構擬若合符節。以下是相關的漢藏語同源詞：

(6)	WB	𪚩	khruī (=khruw)	‘horn’ 角
	Tangut	𪚩	*khiwə ¹ < *khrwə ¹	‘horn’ 角 (1.28, S1393)
	PTB		*kruw < *krug	‘horn’ ⁷
	OC	角	*kruk > kāk	‘horn’ (1225, a)

⁷ Benedict(1972: #37)構擬 PTB **kruw*，但後來修改為 **krəw*。Matisoff(2003:480)構擬 PTB **krəw*, **krəwk*，以前者對應緬甸語 khruī，以後者對應漢語「角」。關於這一問題，我的解釋請參看龔(2002b:219)。

- | | | | | |
|------|--------|-------|-------------------|--|
| (7) | WB | ᠠᠫᠤᠮᠤ | ə-phûi (=phûw) | ‘price’ 價值，價錢 |
| | Tangut | 𑖇 | *phə ¹ | ‘price’ 價值 (1.27, S5470) |
| | PTB | | *puw | ‘valuable; value, price’ (STC #41) |
| | OC | 寶 | *pəgwx | ‘precious thing; precious’ (1059, a) |
| (8) | WB | ᠫᠤᠮᠤ | pûi (=pûw) | ‘bear on back’ 背，馱 |
| | PTB | | *buw | ‘carry (on back or shoulders)’ (STC #28) |
| | Tangut | 𑖇 | *bə ² | ‘the spine’ 脊 (2.25, S1510) |
| | OC | 抱 | *bəgwx > bâu | ‘carry in the arms’ (1113, j) |
| (9) | WB | ᠨᠠᠮᠤ | nui’ (=nuw’) | ‘breast, milk’ 乳 |
| | WT | 𑖇 | nu-ma | ‘breast, female breast, nipple’ 乳房 |
| | | 𑖇 | nu-ba | ‘to suck, a suckling’ 吸乳 |
| | PTB | | *nuw | ‘breast; milk’ (STC #419) |
| | Tangut | 𑖇 | *nju ² | ‘to suck the breast’ 飲乳 (2.3, S0541) |
| | | 𑖇 | *nju ² | ‘to suckle, to nurse’ 餵乳 (2.52, S2040) |
| | OC | 乳 | *njugx > nǰju | ‘nipple, milk, suckle’ (135, a) |
| (10) | WT | 𑖇 | mtšhu < *mthju | ‘lip, beak or bill of birds’ 唇，喙 |
| | Tangut | 𑖇 | *tjü ² | 嘴唇 (2.52, S0246) |
| | OC | 味 | *rtjugs > tǰǰu | ‘beak’ (128, u) 《廣韻》鳥口 |
| | | 嚼 | *rtjuks > tǰǰu | ‘beak’ (1224, n) |
| (11) | WB | ᠨᠠᠮᠤ | kui (=kuw) | ‘brother’ 對同輩男性稱呼語 |
| | WT | 𑖇 | khu-bo | ‘paternal uncle’ 伯父，叔父 |
| | Tangut | 𑖇 | γji ¹ | ‘maternal uncle’ 舅 (1.29, S0244) |
| | OC | 舅 | *gǰəgwx > gǰǰu | ‘maternal uncle’ (1067, b) |
| (12) | WB | ᠨᠠᠮᠤ | kûi (=kûw) | ‘nine’ 九 |
| | WT | 𑖇 | dgu | ‘nine’ 九 |
| | PTB | | *d-kuw | ‘nine’ (STC #13) |
| | Tangut | 𑖇 | gǰi ¹ | ‘nine’ 九 (1.32, S3568) |
| | OC | 九 | *kwǰəgwx > kǰǰu | ‘nine’ (992, a) |

以下爲了便於對照，將上面的例子所顯示的對應關係列表如下：⁸

上古漢語	藏語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侯部一、二等 *-ug	(-u)	-ui (*-uw)	*-ə	*-uw
幽部一、二等 *-əgw	(-u)	-ui (*-uw)	*-ə	*-uw
侯部三等 *-jug	-u	-ui (*-uw)	*-ju	*-juw
幽部三等 *-jəgw	-u	-ui (*-uw)	*-ji(i)	*-jəw

上面的表清楚的顯示，藏語與緬甸語未反映「侯部」與「幽部」的區別，也未反映一、三等的區別，而西夏語則雖然未反映「侯、幽部」一、二等的區別，卻反映一等與三等字，以及「侯、幽部」三等字的區別。

至於「侯部」與「幽部」的入聲字，情形也是一樣，這兩部的區別，在藏語與緬甸語中已經消失，只有在西夏語三等韻中保存了下來。而只此一項，西夏語已足以成爲藏緬語與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語言。

侯、幽部入聲字的漢藏語同源詞如下：

- (13) Tangut 𠵹 *do¹ < *du ‘poison’ 毒 (1.49, S1100)
 𠵹 *do² < *du ‘poison’ 毒 (2.42, S3225)
 WB རྩུང་འཇུག་ tauk < *tuk ‘to be poisoned’ 中毒
 WT 𠵹 dug ‘poison’ 毒
 OC 毒 *dəkʷ > duok ‘poison’ (1016, a)
- (14) Tangut 𠵹 *kio¹⁻ < *kru¹ ‘to drive, to urge’ 趕、驅 (1.50, S1432)
 𠵹 *kio²⁻ < *kru² ‘to drive, to urge’ 趕；驅來 (2.43, S1929)
 WT 𠵹 dkrug ‘to stir, agitate, to disturb’ 攪拌
 OC 覺 *krəkʷ > kāk,
 *krəkʷs > kau ‘to awake, to rouse somebody into understanding’ (1038, f)
 攪 *krəgʷx > kau ‘disturb’ (1038, i)

⁸ 表中的原始藏緬語是我的構擬，Benedict (1972) 在這裡都一律構擬爲 *-uw。

- (15) Tangut 燧 *tju¹ ‘to kindle, to blaze’ 燃火 (1.3, S1548)
 WB ཇཇཇཇོན tauk < *tuk ‘to blaze, flame, to shine’ 燃燒，發光
 WT ཅཱཱཱྱ dugs ‘to light, to kindle; to warm’
 OC 燭 *tjuk > tsjwok ‘torch’ (1224, e)
- (16) Tangut 絳 *tshjiw¹ ‘six’ 六 (1.46, S3448)
 WB ཇཇཇཇོན khrauk < *khruk ‘six’ 六
 WT ཅཱཱྱ drug ‘six’ 六
 OC 六 *grjækw > ljuk ‘six’ (1032, a)

以上各字的對應關係可以列表如下：

上古漢語	藏語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幽部一、二等 *-əkʷ	-ug (=uk)	-auk (<*-uk)	*-o	*-uk
侯部三等 *-juk	-ug (=uk)	-auk (<*-uk)	*-ju	*-juk
幽部三等 *-jəkʷ	-ug (=uk)	-auk (<*-uk)	*-jiw	*-jək

上表中原始藏緬語的 *-uk, *-juk 與 *-jəkʷ, Benedict 都構擬為 *-uk, 這些例子顯示西夏語的資料不但可以用來修正 Benedict 的構擬, 還有助於解決漢語上古音的問題。綜合本節的討論, 原始藏緬語的構擬根據西夏語的證據可以做如下的修正：

	緬甸語	藏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A.	-ac < *-ik	-ig	*-ew *-jiw	*-ik *-jik
B.	-auk < *-uk	-ug	*-o *-ju *-jiw	*-uk *-juk *-jək

3. 西夏語對藏緬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貢獻

把西夏語與緬甸語加以比較, 可以發現在緬甸語同一個韻母下往往有多種不同的西夏語對應, 這些對應顯示, 原始藏緬語中存在的音韻區別, 在緬甸語中已

經消失，而只有在西夏語中保存下來。這些字當中，有些字沒有藏語同源詞，所以難以斷定是否可以追溯到原始藏緬語的階段。但西夏語的資料對構擬原始彝緬語 (Proto Lolo-Burmese) 無疑的具有重要的價值。以下是緬甸語與西夏語的對應情形：

A1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修正
	-ui (=uw)	*-ə	*-uw	*-uw
(17)	Tangut 𐵓	mə ¹	‘sky’ 天 (1.27, S1273)	
	WB 𐵓	mûi (=mûw)	‘sky; rain’ 天空，雨	
	PTB	*(r-)muw	‘sky’ (STC #488)	
(18)	Tangut 𐵓	bə ²	‘worm, insect’ 蟲 (2.25, S5789)	
	WB 𐵓	pûi (=pûw)	‘insect; silkworm’ 蟲，蠶	
	WT 𐵓	N-bu	‘worm, insect’ 蟲	
	PTB	*buw	‘insect’ (STC #27)	
(19)	Tangut 𐵓	bə ¹	‘throw’ 棄擲、委棄、投擲 (1.27, S3678)	
		𐵓	bə ¹	‘throw’ 不惜、棄、投擲 (1.27, S3679)
	WB 𐵓	pui’ (=puw’)	‘be thrown into or upon’	
(20)	Tangut 𐵓	phə ²	侈、不惜 (2.25, S1480)	
	WB 𐵓	phui’ (=phuw’)	‘throw into or upon; fill up, as a pit’	
(21)	Tangut 𐵓	kwər ¹	‘body’ 體 (1.84, S0455)	
	WB 𐵓	kuiy (=kuw)	‘animal body’ 身體	
	WT 𐵓	sku	‘body’ 身體	
	PTB	*(s-)kuw	‘body’ (STC p.184)	
(22)	Tangut 𐵓	ŋwər ¹	‘blue’ 青 (1.84, S5407)	
		𐵓	ŋwər ²	‘blue’ 青、玄 (2.76, S0459)
	WB 𐵓	ñui (=ñuw)	‘dark; deep-blue or green’ 棕色，藍灰色	

	WT	𐺗	sngo	‘blue, green’ 青藍
	PTB		*ŋou	‘white, green, yellow’ (STC #296)
(23)	Tangut	𐺗	nər ²	‘finger’ 手指 (2.76, S1539)
	WB	𐺗𐺗𐺗	lak-hñûi (=hñûw)	‘forefinger’ 食指
A2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ui (=uw)		*ju	*-uw
				本文的修正
				*-juw
(24)	Tangut	𐺗	bju ¹	‘send’ 遣 (1.3, S1036)
	WB	𐺗	pui’ (=puw’)	‘convey, conduct (to person or place)’
				送
(25)	Tangut	𐺗	yju ¹	‘smoke’ 煙 (1.3, S5712)
		𐺗	kjur ¹	熏 (1.76, S1013)
	WB	𐺗𐺗	mî-khûi (=khûw)	‘smoke’ 煙
	PTB		*kuw	‘smoke’ (STC #256)
(26)	Tangut	𐺗	dzju ²	主、監、領、司 (2.3, S3948)
	WB	𐺗	cûi’ (=tsûw)	‘be chief; rule’ 統治，管轄
	WT	𐺗𐺗	gtso-bo	‘a chief, a principal, master, lord’ 主，首腦
(27)	Tangut	𐺗	sju ¹	藏；懷 (1.3, S1967)
		𐺗	sju ²	櫃 (2.3, S1966)
	WB	𐺗	sui’ (=suw)	‘put by, lay up, store’ 收藏
(28)	Tangut	𐺗	sju ²	如 (2.3, S0659)
	WB	𐺗	sui’ (=suw’)	‘such’ 如此
(29)	Tangut	𐺗	tshjuw ¹	‘dye’ 染 (1.3, S5419)
	WB	𐺗	chûi’ (=tshûw)	‘dye’ 染，染色
	WT	𐺗	tshos	‘paint, dye, to dye’ 染料

	(30)	Tangut	𐵓	bju ¹	波；脊 (1.3, S4069)	
		WB	𐵓𐵑:	taṃpûi (=pûw)	‘a wave’ 波浪	
	(31)	Tangut	𐵓	*kjur ²	盜、偷 (2.70, S1728)	
		WB	𐵓:	khûi (=khûw)	‘to steal’ 偷，盜	
		WT	𐵓𐵑	rku-ba	‘to steal, to rob’ 偷盜，盜竊	
		PTB		*r-kuw	‘to steal’ (STC #33)	
A3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修正
		-ui (=uw)		*-ji	*-uw	*-jəw
	(32)	Tangut	𐵓	*rjir ¹	‘bone’ 骨 (1.86, S3936)	
		WB	𐵓:	rûi (=rûw)	‘bone; stalk; handle’ 骨頭	
		WT	𐵓𐵑𐵑	rus-pa	‘bone’ 骨	
	(33)	Tangut	𐵓	ɣji ¹	舅 ‘maternal uncle’ (1.29, S0244)	
		WB	𐵓	kui (=kuw)	‘brother’ 對同輩男性稱呼語	
		WT	𐵓𐵑	khu-bo	‘paternal uncle’ 伯父，叔父	
		OC	舅	*gǰəgwɣ > gǰəu	‘maternal uncle’ (1067, b)	
	(34)	Tangut	𐵓	gji ¹	‘nine’ 九 (1.32, S3568)	
		WB	𐵓:	kûi (=kûw)	‘nine’ 九	
		WT	𐵓𐵑	dgu	‘nine’ 九	
		OC	九	*kjəgwɣ > kjəu	‘nine’ (992, a)	
B1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修正
		-e < -iy		*-e	*-i(t)	*-ij < *-id, -it
	(35)	Tangut	𐵓	bie ²	解、開 (2.8, S3828)	
			𐵓	phie ²	解、開 (2.8, S2804)	
		WB	𐵓	pre	‘to be unloosed, untie’ intr. 鬆開	
			𐵓	phre	‘to untie, loose’ tr. 解除，鬆開	

	(36)	Tangut	撥	khie ¹	‘bitter’ 苦 (1.9, S0608)
		WB	མཚེ་ཅེན	sân-khre	‘gall’ 膽囊、膽汁
		WT	མཚེ་ཅེན	mkhris-pa	‘bile, gall’ 膽囊
		PTB		*(m-)kri-t	‘bile, gall’ (STC #412)
B2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修正
		-e < -iy	*-ji	*-iy	*-jij
	(37)	Tangut	𪛗	*khjɿ ¹	腳、足 (1.30, S2989)
		WB	𪛗	khre < khriy	‘foot, leg’ 腳，腿，根基
		WT	𪛗	khri	‘seat, chair; throne; couch; frame’ 座
		PTB		*kriy	‘foot’ (STC #38)
		OC	几	*krjidx > kji	‘stool, small table’ (602, a)
	(38)	Tangut	𪛗	*khjɿ ²	萬 (2.28, S4329)
		WT	𪛗	khri	‘ten thousand’ 萬
	(39)	Tangut	𪛗	*sjɿ ¹	‘to die’ 死 (1.30, S5480)
			𪛗	*sjɿ ²	‘to die’ 亡、沒、死、喪 (2.10, S3144)
		WB	𪛗	se < *siy	‘die; be extinguished’ 死
		WT	𪛗	N-tšhi-ba < *N-sji	‘to die, death’ 死，亡故
			𪛗	śi-ba < *sji	‘to die, to expire’ 死，去世
		PTB		*siy	‘die’ (STC #232)
		OC	死	*sjidx > si	‘to die, death’ (558, a)
	(40)	Tangut	𪛗	ljɿ ¹	‘wind’ 風 (1.29, S1338)
		WB	𪛗	le < liy	‘air, wind’ 風，空氣
		PTB		*g-liy	‘wind’ (STC #454)
	(41)	Tangut	𪛗	mjɿ ²	‘forget’ 忘 (2.61, S4094)
		WB	𪛗	me’ < *mij	‘forget’ 忘記
		Zaiwa		tɔ ⁵¹ mjɿ ⁵⁵	忘記

(42)	Tangut	𑖇	ljii ¹	‘heavy’ 重 (1.32, S4305)
	WB	𑖇𑖅:	lê < liy	‘heavy; slow’ 重
	WT	𑖇𑖅𑖅	ltsi-ba < *hlyi	‘heavy’ 重
		𑖇𑖅𑖅	ldzi-ba < *lyi	‘heavy, weighty’ 重
		𑖇𑖅𑖅𑖅	ldzid-pa	‘heaviness, weight’ 重
	PTB		*s-liy	‘heavy’ (STC #95)
(43)	Tangut	𑖇𑖅	*lhji ¹	‘excrement, dung’ 屎 (1.29, S1313)
		𑖇𑖅𑖅	*lhji ²	‘excrement, dung’ 糞 (2.60, S3159)
	WB	𑖇𑖅𑖅:	khyê < khlîy	‘excrement, dung’ (Nishi 1977:41) 屎，糞
	WT	𑖇𑖅𑖅	ltsi-ba < *hlji	‘dung’ 牛糞
	Kachin		khyi	‘excrement’ 糞
	PTB		*kliy	‘excrement, dung’ (STC #125, p.178)
	OC	屎	*xljidx > śi	‘dung’ (561, d)
	PST		*skhljid	
(44)	Tangut	𑖇𑖅	*njii ²	‘a day’ 日 (2.29, 1.32, S5678)
		𑖇𑖅𑖅	*njii ¹	‘sun’ 日、陽光 (1.32, S5640)
	WB	𑖇𑖅𑖅	ne < *niy	‘the sun’ 太陽
		𑖇𑖅𑖅	ne’ < *niy’	‘a day’ 天，日
	WT	𑖇𑖅𑖅𑖅	nyi-ma	‘the sun, day’ 日，太陽，日子，天數
	PTB		*niy	‘sun, day’
	OC	日	*njit > n̄zjēt	‘sun, day’ (404, a)
B3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修正
	-we < -wiy	*-jwi	*-wiy	*-jwiy
(45)	Tangut	𑖇𑖅	khjwi ¹	‘dog’ 狗 (1.30, S5353)
	WB	𑖇𑖅𑖅:	khwê < *khwîj	‘dog’ 狗，犬
	PTB		kwiy	‘dog’ (STC #159)

龔煌城

	(46)	Tangut	𪚩	njwi ²	春 (2.28, S1224)
		WB	᠘ᠰ᠎ᠠ	nwe- < *nwij	‘hot season’ 夏季，暑季
			᠘ᠰ᠎ᠠ:	nwê < *nwij	‘warm’ 溫暖，暖和
		WT	𪚩	khyi	‘dog’ 狗，犬
	(47)	Tangut	𪚩	sjwij ¹	研、磨 (1.36, S4733)
		WB	᠘ᠰ᠎ᠠ:	swê < *swij	‘whet, rub, polish’ 磨利，磨光
		PTB		*sywiy	‘rub’ (STC #180)
B4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we		*-ju	*-wiy
					本文的修正
					*-juj
	(48)	Tangut	𪚩	tju ¹	唾，食唾者 (1.59, S0555)
		WB	᠘ᠰ᠎ᠠ:	thwê	‘spit’ 吐，吐出
		Garó		stu	‘spit’
		PTB		*twiy	‘saliva, spittle’ (STC #168, p.58, p.105)
	(49)	Tangut	𪚩	dzju ²	‘rain’ 雨 (2.52, S3330)
		WB	᠘ᠰ᠎ᠠ	cwe	‘rain incessantly’ 不停（下雨）
	(50)	Tangut	𪚩	lju ¹	笛 (1.2, S0702)
		WB	᠘ᠰ᠎ᠠ	pu’-lwe	‘a pipe, flute’ 簫；笛
			᠘ᠰ᠎ᠠ	plwe	‘a pipe, flute, fife’ 簫；笛
C1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a		*-a	*-a
					本文的修正
	(51)	Tangut	𪚩	*nga ²	‘I, me’ 我 (2.14, S3818)
		WB	᠘ᠰ᠎ᠠ	nga	‘I’ 我
		WT	𪚩	nga	‘I’ 我
		PTB		*ŋa	‘I’ (STC #406)
		OC	吾	*ngag > nguo	‘I, we, my, our’ (58, f)

(52)	Tangut	𗵑	*kha ²	‘bitter’ 苦 (2.14, S1791)
	WB	𗵑:	khâ	‘bitter’ 味苦
	WT	𗵑	kha-ba	‘bitter’ 苦味
	PTB		*ka	‘bitter’ (STC #8)
	OC	苦	*khagx > khuo	‘bitter, suffer’ (49, u)
C2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修正
	-a	*-ji	*-a	*-ja
(53)	Tangut	𗵑	*dzji ¹	‘eat’ 食、服 (1.10, S0524)
		𗵑	*dzji ²	‘eat’ 飲、食 (2.10, S0503)
	WB	𗵑:	câ	‘to eat, corrode’ 吃
		𗵑	ca	‘food’ 食物
	WT	𗵑	za-ba	‘to eat; food’ 吃，食；食物
	PTB		*dza	‘eat’ (STC #66)
			*dzya	‘eat’ (Matisoff 2003:172)
	OC	咀	*dzjagx > dzjwo	‘chew’ (46, u)
(54)	Tangut	𗵑	*mji ¹	不；非；無 (1.11, S1491)
	WB	𗵑	ma’	‘not’ 不，沒有
	WT	𗵑	ma	‘not’ 不，未，勿
	OC	無	*mjag > mju	‘not, no’ (103, a)
(55)	Tangut	𗵑	zji ¹	‘boy’ 男孩子 (1.11, S4359)
	WB	𗵑:	sâ	‘son, offspring’ 兒子，孩子
	PTB		*za	‘child (offspring)’ (STC #59)
(56)	Tangut	𗵑	bji ¹	‘light’ 光 (1.11, S1648)
	WB	𗵑	pa’	‘shine’ 發光，發亮
	WT	𗵑	N-bar-ba	‘to burn; to beam, radiate’ 燃燒，照耀
	PLB		*m-ba ³	‘shine’ (Matisoff 2003:123)

(57)	Tangut	𐞗	bji ¹	‘thin, sparse’ 薄 (1.11, S5191)
	WB	𐞗:	pâ	‘thin, sparse’ 薄, 單薄
	WT	𐞗	ba-spu	‘a little hair’ 汗毛 (< 薄毛)
	PTB		*ba	‘thin’ (STC #25)
(58)	Tangut	𐞗	nji ²	‘listen’ 聽 (2.10, S3605)
	WB	𐞗	na	‘listen, hearken’ 聽, 傾聽, 聆聽
	PTB		*g/r-na	‘listen’ (Matisoff 2003:172)
C3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修正
	-a	*-ju	*-a	*-jə
(59)	Tangut	𐞗	*nju ¹	‘ear’ 耳 (1.3, S1832)
	WB	𐞗:	nâ	‘ear’ 耳
	WT	𐞗	rna-ba	‘ear’ 耳
	PTB		*r-na~*g-na	‘ear’ (STC #453)
	OC	耳	*njəgx > nízi	‘ear’ (981, a)
(60)	Tangut	𐞗	*dzju ¹	‘to love, to like’ 愛、慈 (1.2, S2010)
	WB	𐞗	ca	‘to have tender regard’ 顧及
	WT	𐞗	mdza-ba	‘to love, as friends or kinsmen do’ 友愛
	PTB		*m-dza	‘to love’ (STC #67)
	OC	慈	*dzjəg > dzi	‘affectionate, loving’ (966, j)
D1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修正
	-i	*-c(e)j	*-yi	*-əj
(61)	Tangut	𐞗	*dzeej ¹ < *dzəj ¹	騎 (1.37, S5208)
		𐞗	*dzeej ²	騎、乘 (2.34, S4106)
	WB	𐞗:	cî < cəj	‘be mounted on, ride’ 騎, 乘
	PTB		*dzji	‘ride (horse)’ (Matisoff 2003:200)

D2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修正
	-i	*-jij	*-(y)ey/*-i/*-ay	*-jəj
(62)	Tangut 𑖇	*njij ¹ <*njej<*njəj	‘near’ 近、親 (1.36, S1235)	
	WB 𑖇:	nî < *nêj	‘near’ 近, 靠近	
	WT 𑖇𑖃	nye-ba < *njəj	‘to be near, to approach; near’ 近	
	PTB	*ney < *njəj	‘near’ (STC #291)	
	OC 邇	*njirx > ńzǐě	‘near’ (359, c)	
(63)	Tangut 𑖇	nij ¹ <*njej<*njəj	‘red’ 赤、紅；朱；緋 (1.36, S1205)	
	WB 𑖇	ni < *nəj	‘red’ 紅的	
	PTB	*(r-)ni	‘red’ (STC, p.46, p.91)	
(64)	Tangut 𑖇	*sjij ² <*sjej<*sjəj	‘know, knowledge’ 知、識、情 (2.33, S1272)	
	𑖇	*sjij ² <*sjej<*sjəj	‘knowledge, wisdom’ 智 (2.54, S4496)	
	WB 𑖇	si’ > səj’	‘know’ 知道, 了解	
	WT 𑖇𑖃	shes-pa < *sjəjs	‘to know, perceive, apprehend’ 知道, 理解	
	PTB	*syey < *sjəj	‘know’ (STC #182)	
(65)	Tangut 𑖇	*mjij ¹	‘a tail, end, the lower part’ 尾 (1.39, S2375)	
	𑖇	*mjij ²	下、後、末 (2.35, S0288)	
	WB 𑖇:	mrî	‘tail’ 尾巴	
	PTB	*r-may<*məj	‘tail’ (STC #282)	
	OC 尾	*mrjədx>*mjədx	‘tail’ (583, a)	

以上各字的語音對應關係可以列表如下：

	緬甸語	西夏語	原始藏緬語 Benedict	原始藏緬語 本文的構擬
A.	-ui (=uw)	*-ə	*-uw	*-uw
	-ui (=uw)	*-ju	*-uw	*-juw
	-ui (=uw)	*-ji	*-uw	*-jəw
B.	-e < -iy	*-e	*-i(t)	*-ij < *-id, -it
	-e < -iy	*-ji	*-iy	*-jij
	-we < -wiy	*-jwi	*-wiy	*-jwij
	-we	*-ju	*-wiy	*-juj
C.	-a	*-a	*-a	*-a
	-a	*-ji	*-a	*-ja
	-a	*-ju	*-a	*-jə
D.	-i	*-e(ej)		*-əj
	-i	*-jij	*-(y)ey/*-i/*-ay	*-jəj

從上面的對應關係我們可以看到，每一種緬甸語的韻母都對應幾種不同的西夏韻母，顯示許多原始藏緬語的音韻區別在緬甸語（以及藏語）中都消失，而只有在西夏語中保存下來，其中最明顯的是三等介音 -j-，上面 A、B、C、D 四類對應關係中，都可以看到西夏語保存 -j- 介音，而緬甸語則丟失的情形。A 類對應關係顯示，緬甸語的 -ui (=uw) 包含三個不同的類，分別與西夏語的 *-ə、*-ju、*-ji 對應，其中前一類沒有介音，後兩類有介音 -j-。而有介音 -j- 的兩類當中前者反映上古漢語的「侯部」，後者則反映「幽部」。B 類對應關係顯示，緬甸語 *-e 包括兩類：有介音 -j- 與無介音 -j- 的韻，至於合口的 -we 也有兩個不同的對應 *-jwi 與 *-ju，對此 Benedict 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不加以分別，我認為應該根據西夏語的資料加以分別。C 類對應關係顯示，緬甸語的 a 對應西夏語 *-a, *ji, *-ju 三個不同的韻母，從藏緬語的觀點看似乎難於了解。但與漢語做比較，可以立刻看出三個不同的音乃分別對應漢語的「魚部」一等字（吾、苦），「魚部」三等字（咀、無），與「之部」三等字（耳、慈）。這個現象顯示，原始漢藏語 *-ə 與 *-a 元音的區別，以及一、三等的區別，在緬甸語中已經消失，而在西夏語中仍然保存著。D 類對應關係也是顯示著，一、三等的區別在緬甸語中消失，而保存在西夏語。

4. 結語

本文討論西夏語在漢藏歷史比較語言學中的地位，認為西夏語中所保留的漢藏同源詞，不但有助於解決漢語上古音構擬中所發生的一些爭論，同時也提供給藏緬語比較研究非常重要的材料。

西夏語是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語言，它有十一、二世紀的文獻記錄，是漢藏語系四大古典語言之一，在原始漢藏語與原始藏緬語的構擬中應該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在過去漢藏語以及藏緬語的比較研究中，卻完全忽視了西夏語。本文舉了一些具體的例證，討論西夏語中所保存的原始漢藏語，能如何提供漢語上古音的研究以及原始藏緬語的構擬重要的參考。

引用文獻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ontributing editor: James A. Matisoff. Princeton-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edict, Paul K. 1976. *Rhyming Dictionary of Written Burmese*. Compil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aul K. Benedict, ca. 1940. in *LTBA* 3.1.
- Bodman, Nicholas C. (包擬古).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 Waugh, 34-199. Leiden: E. J. Brill.
- Gong, Hwang-cherng. 2003. Tangut.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 by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602-62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Laufer, Berthold. 1916.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17:1-126.
-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ishi, Yoshio. 1977. Medials in Burmese. *Kagoshima Daigaku Kyōyōbu Shigakuka Hōkoku* 26:41-52.
- Pulleyblank, E. G. (蒲立本).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44.
- Pulleyblank, E. G. (蒲立本). 1973. 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1-25.
- Sofronov, M. V. 1968. *Grammatika Tangutskogo Jazyka*. T. 1, 2.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 Yakhontov, S. E. (雅洪托夫). 1965. *Drevne-kitajskij jazyk*. Moscow: «Nauka».
- 王力. 1985. 《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包擬古. 1995. 《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潘悟雲、馮蒸譯)。北京：中華書局。
- 西田龍雄. 1964, 1966. 《西夏語の研究》，第一卷(1964)；第二卷(1966)。東京：座右寶刊行會。
- 西田龍雄. 1989. 〈西夏語〉，《言語學大詞典》第2卷：世界言語編(中)，408-429。東京：三省堂。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9.1-2:1-61。
- 李範文. 1997. 《夏漢字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雅洪托夫. 1986. 《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潘悟雲.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龔煌城. 1990.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3:1-18。台北：西藏研究委員會。
- 龔煌城. 1993.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音韻尾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4:1-18。台北：西藏研究委員會。
- 龔煌城. 1997.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 *-rj- 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聲韻論叢》6:195-243。台北：學生書局。
- 龔煌城. 2000.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2: 39-62。
- 龔煌城. 2001. 〈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構擬〉，《台大文史哲學報》54:1-36。
- 龔煌城. 2002a. 《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之二(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2002b. 《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之二(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2003. 〈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收錄於何大安主編《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187-224。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2005a. 〈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收錄於丁邦新、余霽芹編輯《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57-93。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

學研究所；西雅圖：美國華盛頓大學。
龔煌城. 2005b. 《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Received 24 April 2006; revised 7 January 2007; accepted 29 January 2007]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15 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hcgong@gate.sinica.edu.tw

The Position of Tangut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Hwang-cherng Gong

Academia Sinica

Tangut is an extinct Tibeto-Burman language,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It is one of the four classic languages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ibeto-Burman as well as Proto-Sino-Tibetan. The Sino-Tibetan cognates preserved in Tangut help clarify some issu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whereas the Tibeto-Burman cognates in it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ibeto-Burman.

Unfortunately, Tangut has been completely neglected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s well as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is paper gives some concrete examples to show how Tangut cognates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Tibetan and Tibeto-Burman languages.

Key words: Tangut, Proto-Tibeto-Burman, Proto-Sino-Tibetan, comparative study